禮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禮論
作者：蘇洵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嘉祐集》

夫人之情，安於其所常為，無故而變其俗，則其勢必不從。聖人之始作禮也，不因其勢之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，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，而樂就吾法。不能也，故無故而使之事君，無故而使之事父，無故而使之事兄。彼其初，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，而遂翻然以從我者，吾以恥厭服其心也。彼為吾君，彼為吾父，彼為吾兄，聖人曰：彼為吾君父兄，何以異於我？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，而己立於其旁，且俯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，而為之拜。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。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，無故而使之拜其父，無故而使之拜其兄，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。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，而徒為其君父兄。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厭服其心，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。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？恥之而已。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，故先自治其身，使天下皆信其言。曰：此人也，其言如是，是必不可不如是也。故聖人曰：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，吾不與之齒。而使天下之人亦曰：彼將不與我齒也，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，以求齒於聖人。雖然，彼聖人者，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，何也？其微權也。彼為吾君，彼為吾父，彼為吾兄，聖人之拜不用於世，吾與之皆坐於此，皆立於此，比肩而行於此，無以異也。吾一旦而怒，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。何則？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，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。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，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，且又知坐之為逸，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，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，而使之立且拜於下。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，徐而自思之，必曰：此吾向之所坐而拜之，且立於其下者也。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，是賤於彼也。奮手舉梃以搏逐之，吾心不安焉。刻木而為人，朝夕而拜之，他日析之以為薪，而猶且忌之。彼其始木焉，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，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。而權者，又不可以告人，故先之以恥。嗚呼！其事如此，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。今之匹夫匹婦，莫不知拜其君父兄。乃曰：拜起坐立，禮之末也。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，如此之勞也。此聖人之所慮，而作

《易》以神其教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